資治通鑑/卷26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六十八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六十九 後梁紀四

► 卷二百七十

起昭陽作噩十二月，盡強圉赤奮若六月，凡三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 第269卷

【後梁紀四】　起昭陽作噩十二月，盡強圉赤奮若六月，凡三年有奇。

均王上乾化三年（癸酉，公元九一三年）

十二月，吳鎮海節度使徐溫、平盧節度使朱瑾帥諸將拒之，遇於趙步。吳徵兵未集，溫以四千餘人與景仁戰，不勝而卻。景仁引兵乘之，將及於隘，吳吏士皆失色，左驍衛大將軍宛丘陳紹援槍大呼曰：「誘敵太深，可以進矣！」躍馬還鬥，眾隨之，梁兵乃退。溫拊其背曰：「非子之智勇，吾幾困矣！」賜之金帛，紹悉以分麾下。吳兵既集，復戰於霍丘，梁兵大敗。王景仁以數騎殿，吳人不敢逼。梁之渡淮而南也，表其可涉之津。霍丘守將朱景浮表於木，徙置深淵。及梁兵敗還，望表而涉，溺死者太半，吳人聚梁屍為京觀於霍丘。

庚午，晉王以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，兼侍中，以李嗣本為振武節度使。

燕主守光將奔滄州就劉守奇，涉寒，足腫，且迷失道。至燕樂之境，晝匿坑谷，數日不食，令妻祝氏乞食於田父張師造家。師造怪婦人異狀，詰知守光處，並其三子擒之。癸

酉，晉王方宴，將吏擒守光適至，王語之曰：「主人何避客之深邪！」並仁恭置之館舍，以器服膳飲賜之。王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，緘不知故事，書之於布，遣人曳之。

晉王欲自雲、代歸，越王鎔及王處直請由中山、真定趣井陘，王從之。庚辰，晉王發幽州，劉仁恭父子皆荷校於露布之下。守光父母唾其面而罵之曰：「逆賊，破我家至此！」守光俯首而已。甲申，至定州，捨於關城。丙戌，晉王與王處直謁北嶽廟。是日，至行唐，趙王鎔迎謁於路。

均王上乾化四年（甲戌，公元九一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戊戌朔，趙王鎔詣晉王行帳上壽置酒。鎔願識劉太師面，晉王命吏脫劉仁恭及守光械，引就席同宴。鎔答其拜，又以衣服、鞍馬、酒饌贈之，己亥，晉王與鎔畋於行唐之西，鎔送至境上而別。

丙子，蜀主命太子判六軍，開崇勳府，置僚屬，後更謂之天策府。

壬子，晉王以練絲斥劉仁恭父子，凱歌入於晉陽。丙辰，獻於太廟。自臨斬劉守光。守光呼曰：「守光死不恨，然教守光不降者，李小喜也！」王召小喜證之，小喜瞋目叱守光曰：「汝內亂禽獸行，亦我教邪！」王怒其無禮，先斬之。守光曰：「守光善騎射，王欲成霸業，何不留之使自效！」其二妻李氏、祝氏讓之曰：「皇帝，事已如此，生亦何益！妾請先死。」即伸頸就戮。守光至死號泣哀祈不已。王命節度副使盧汝弼等械仁恭至代州，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，然後斬之。或說趙王鎔曰：「大王所稱尚書令，乃梁官也，大王既與梁為仇，不當稱其官。且自太宗踐祚已來，無敢當其名者。今晉王為盟主，勳高位卑，不若以尚書令讓之。」鎔曰：「善！」乃與王處直各遣使推晉王為尚書令，晉王三讓，然後受之，始開府置行台如太宗故事。

高季昌以蜀夔、萬、忠、涪四州舊隸荊南，興兵取之，先以水軍攻夔州。時鎮江節度使兼侍中嘉王宗壽鎮忠州，夔州刺史王成先請甲，宗壽但以白布袍給之。成先帥之逆戰，季昌縱火船焚蜀浮橋，招討副使張武舉鐵絲亙拒之，船不得進。會風反，荊南兵焚溺死者甚眾。季昌乘戰艦，蒙以牛革，飛石中之，折其尾，季昌易小舟以遁。荊南兵大敗，俘斬五千級。成先密遣人奏宗壽不給甲之狀，宗壽獲之，召成先，斬之。

帝以岐人數為寇，二月，甲戌，徙感化節度使康懷英為永平節度使，鎮長安。懷英即懷

貞也，避帝名改焉。

夏，四月，丙子，蜀主徙鎮江軍治夔州。

丁丑，司空兼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於兢坐挾私遷補軍校，罷為工部侍郎，再貶萊州司馬。吳袁州刺史劉崇景叛，附於楚。崇景，威之子也。楚將許貞將萬人援之，吳都指揮使柴再用、米志誠帥諸將討之。

楚岳州刺史許德勳將水軍巡邊。夜分，南風暴起，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趣黃州，以繩梯登城，逕趣州署，執吳刺史馬鄴，大掠而還。德勳曰：「鄂州將邀我，宜備之。」環曰：「我軍入黃州，鄂人不知，奄過其城，彼自救不暇，安敢邀我！」乃展旗鳴鼓而行，鄂人不敢逼。

五月，朔方節度使兼中書令潁川王韓遜卒，軍中推其子洙為留後。癸丑，詔以洙為節度使。

吳柴再用等與劉崇景、許貞戰於萬勝岡，大破之，崇景、貞棄袁州遁去。

晉王既克幽州，乃謀入寇。秋，七月，會趙王鎔及周德威於趙州，南寇邢州，李嗣昭引昭義兵會之。楊師厚引兵救邢州，軍於漳水之東。晉軍至張公橋，裨將曹進金來奔。晉軍退，諸鎮兵皆引歸。八月，晉王還晉陽。

蜀武泰節度使王宗訓鎮黔州，貪暴不法，擅還成都。庚辰，見蜀主，多所邀求，言辭狂悖。蜀主怒，命衛士毆殺之。戊子，以內樞密使潘峭為武泰節度使、同平章事，翰林學士承旨毛文錫為禮部尚書，判樞密院。峽上有堰，或勸蜀主乘夏秋江漲，決之以灌江陵。毛文錫諫曰：「高季昌不服，其民何罪！陛下方以德懷天下，忍以鄰國之民為魚鱉食乎！」蜀主乃止。

帝以福王友璋為武寧節度使。前節度使王殷，友珪所置也，懼，不受代，叛附於吳。九月，命淮南西北面招討應接使牛存節及開封尹劉鄩將兵討之。冬，十月，存節等軍於宿州。吳平盧節度使朱瑾等將兵救徐州，存節等逆擊，破之，吳兵引歸。

十一月，乙巳，南詔寇黎州，蜀主以夔王宗范、兼中書令宗播、嘉王宗壽為三招討以擊

之。丙辰，敗之於潘倉嶂，斬其酋長趙嵯政等。壬戌，又敗之於山口城。十二月，乙亥，破其武侯嶺十三寨。辛巳，又敗之於大度河，浮斬數萬級，蠻爭走度水，橋絕，溺死者數萬人。宗范等將作浮梁濟大渡河攻之，蜀主召之令還。

癸未，蜀興州刺史兼北路制置指揮使王宗鐸攻岐階州及固鎮，破細砂等十一寨，斬首四千級。甲申，指揮使王宗儼破岐長城關等四寨，斬首二千級。

岐靜難節度使李繼徽為其子彥魯所毒而死，彥魯自為留後。

均王上貞明元年（乙亥，公元九一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己亥，蜀主御得賢門受蠻俘，大赦。初，黎、雅蠻酋劉昌嗣、郝玄鑒、楊師泰，雖內屬於唐，受爵賞，號金堡三王，而潛通南詔，為之訶導。鎮蜀者多文臣，雖知其情，不敢詰。於是，蜀主數以漏洩軍謀，斬於成都市，毀金堡。自是南詔不復敢犯邊。

二月，牛存節等拔彭城，王殷舉族自焚。

三月，丁卯，以右僕射兼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趙光逢為太子太保，致仕。

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鄴王楊師厚卒。師厚晚年矜功恃眾，擅割財賦，選軍中驍勇，置銀槍效節都數千人，給賜優厚，欲以復故時牙兵之盛。帝雖外加尊禮，內實忌之，及卒，私於宮中受賀。租庸使趙巖、判官邵贊言於帝曰：「魏博為唐腹心之蠹，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，以其地廣兵強之故也。羅紹威、楊師厚據之，朝廷皆不能制。陛下不乘此時為之計，所謂『彈疽不嚴，必將復聚，』安知來者不為師厚乎！宜分六州為兩鎮以弱其權。」帝以為然，以平盧節度使賀德倫為天雄節度使；置昭德軍於相州，割澶、衛二州隸焉，以宣徽使張筠為昭德節度使，仍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。筠，海州人也。二人既赴鎮，朝廷恐魏人不服，遣開封尹劉鄩將兵六萬自白馬濟河，以討鎮、定為名，實張形勢以脅之。

魏兵皆父子相承數百年，族姻磐結，不願分徙。德倫屢趣之，應行者皆嗟怨，連營聚哭。己丑，劉鄩屯南樂，先遣澶州刺史王彥章將龍驤五百騎入魏州，屯金波亭。魏兵相與謀曰：「朝廷忌吾軍府強盛，欲設策使之殘破耳。吾六州歷代藩鎮，兵未嘗遠出河門，一旦骨肉流離，生不如死。」是夕，軍亂，縱火大掠，圍金波亭，王彥章斬關而走。詰旦，

亂兵入牙城，殺賀德倫之親兵五百人，劫德倫置樓上。有效節軍校張彥者，自帥其黨，拔白刃，止剽掠。夏，四月，帝遣供奉官扈異撫諭魏軍，許張彥以刺史。彥請復相、澶、衛三州如舊制。異還，言張彥易與，但遣劉鄩加兵，立當傳首。帝由是不許，但以優詔答之。使者再返，彥裂詔書抵於地，戟手南向詬朝廷，謂德倫曰：「天子愚闇，聽人穿鼻。今我兵甲雖強，苟無處援，不能獨立，宜投款於晉。」遂逼德倫以書求援於晉。

李繼徽假子保衡殺李彥魯，自稱靜難留後，舉邠、寧二州來附。詔以保衡為感化節度使，以河陽留後霍彥威為靜難節度使。

吳徐溫以其子牙內都指揮使知訓為淮南行軍副使、內外馬步諸軍副使。

晉王得賀德倫書，命馬步副總管李存審自趙州引兵進據臨清。五月，存審至臨清，劉鄩屯洹水。賀德倫復遣使告急於晉，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，與存審會於臨清，猶疑魏人之詐，按兵不進。德倫遣判官司空頲犒軍，密言於晉王曰：「除亂當除根。」因言張彥凶狡之狀，勸晉王先除之，則無虞矣。王默然。頲，貝州人也。晉王進屯永濟，張彥選銀槍效節五百人，皆執兵自衛，詣永濟謁見，王登驛樓語之曰：「汝陵脅主帥，殘虐百姓，數日中迎馬訴冤者百餘輩。我今舉兵而來，以安百姓，非貪人土地。汝雖有功於我，不得不誅以謝魏人。」遂斬彥及其黨七人，餘眾股慄。王召諭之曰：「罪止八人，餘無所問。自今當竭力為吾爪牙。」眾皆拜伏，呼萬歲。明日，王緩帶輕裘而進，令張彥之卒擐甲執兵，翼馬而從，仍以為帳前銀槍都。眾心由是大服。

劉鄩聞晉軍至，選兵萬餘人，自洹水趣魏縣。晉王留李存審屯臨清，遣史建瑭屯魏縣以拒之，王自引親軍至魏縣，與鄩夾河為營。

帝聞魏博叛，大悔懼，遣天平節度使牛存節將兵屯楊劉，為鄩聲援。會存節病卒，以匡國節度使王檀代之。

岐王遣彰義節度使劉知俊圍邠州，霍彥威固守拒之。

六月，庚寅朔，賀德倫帥將吏請晉王入府城慰勞。既入，德倫上印節，請王兼領天雄軍，王固辭，曰：「比聞汴寇侵逼貴道，故親董師徒，遠來相救。又聞城中新罹塗炭，故暫入存撫。明公不垂鑒信，乃以印節見推，誠非素懷。」德倫再拜曰：「今寇敵密邇，軍城新有大變，人心未安。德倫腹心紀綱為張彥所殺殆盡，形孤勢弱，安能統眾！一旦生

事，恐負大恩。」王乃受之。德倫帥將吏拜賀，王承製以德倫為大同節度使，遣之官。德倫至晉陽，張承業留之。

時銀槍效節都在魏城猶驕橫，晉王下令：「自今有朋黨流言及暴掠百姓者，殺無赦！」以沁州刺史李存進為天雄都巡按使。有訛言搖眾及強取人一錢已上者，存進皆梟首磔屍於市。旬日，城中肅然，無敢喧嘩者。存進本姓孫，名重進，振武人也。晉王多出征討，天雄軍府事皆委判官司空頲決之。頲恃才挾勢，睚眥必報，納賄驕侈。頲有從子在河南，頲密使人召之。都虞候張裕執其使者以白王，王責頲曰：「自吾得魏博，庶事悉以委公，公何得見欺如是！獨不可先相示邪？」揖令歸第。是日，族誅於軍門，以判官王正言代之。正言，鄆州人也。

魏州孔目吏孔謙，勤敏多計數，善治簿書，晉王以為支度務使。謙能曲事權要，由是寵任彌固。魏州新亂之後，府庫空竭，民間疲弊，而聚三鎮之兵，戰於河上，殆將十年，供億軍須，未嘗有闕，謙之力也。然急征重斂，使六州愁苦，歸怨於王，亦其所為也。

張彥之以魏博歸晉也，貝州刺史張源德不從，北結滄德，南連劉鄩以拒晉，數斷鎮、定糧道。或說晉王：「請先發兵萬人取源德，然後東兼滄景，則海隅之地皆為我有。」晉王曰：「不然。貝州城堅兵多，未易猝攻。德州錄於滄州而無備，若得而戍之，則滄、貝不得往來，二壘既孤，然後可取。」乃遣騎兵五百，晝夜兼行，襲德州。刺史不意晉兵至，逾城走，遂克之，以遼州守捉將馬通為刺史。秋，七月，晉人夜襲澶州，陷之。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，晉人獲其妻子，待之甚厚，遣間使誘彥章，彥章斬其使，晉人盡滅其家。晉王以魏州將李嚴為澶州刺史。

晉王勞軍於魏縣，因帥百餘騎循河而上，覘劉鄩營。會天陰晦，鄩伏兵五千於河曲叢林間，鼓噪而出，圍王數重。王躍馬大呼，帥騎馳突，所向披靡。裨將夏魯奇等操短兵力戰，自午至申乃得出，亡其七騎，魯奇手殺百餘人，傷夷遍體，會李存審救兵至，乃得免。王顧謂從騎曰：「幾為虜嗤。」皆曰：「適足使敵人見大王之英武耳。」魯奇，青州人也，王以是益愛之，賜姓名曰李紹奇。

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，晉陽必虛，欲以奇計襲取之，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。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，寂無聲跡，遣騎覘之，城中無煙火，但時見旗幟循堞往來。晉王曰：「吾聞劉鄩用兵，一步百計，此必詐也。更使覘之，乃縛芻為人，執旗乘驢在城上耳。得城中老弱者詰之，雲軍去已二日矣。晉王曰：「劉鄩長於襲人，短於決戰，計彼行才及山下。

」亟發騎兵追之。會陰雨積旬，黃澤道險，堇泥深尺餘，士卒援籐葛而進，皆腹疾足腫，或墜崖谷死者什二三。晉將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，城中知之，勒兵為備。鄩至樂平，糗糧且盡。又聞晉有備，追兵在後，眾懼，將潰。鄩諭之曰：「今去家千里，深入敵境，腹背有兵，山谷高深，如墜井中，去將何之！惟力戰庶幾可免，不則以死報君親耳。」眾泣而止。周德威聞鄩西上，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，至土門，鄩已整眾下山，自邢州陳宋口逾漳水而東，屯於宗城。鄩軍往還，馬死殆半。時晉軍乏食，鄩知臨清有蓄積，欲據之以絕晉糧道。德威急追鄩，再宿，至南宮，遣騎擒其斥候者數十人，斷腕而縱之，使言曰：「周侍中已據臨清矣！」鄩軍大駭。詰朝，德威略鄩營而過，入臨清，鄩引軍趨貝州。時晉王出師屯博州，劉鄩軍堂邑，周德威攻之，不克。翌日，鄩軍於莘縣，晉軍踵之，鄩治莘城，塹而守之，自莘及河築甬道以通饋餉。晉王營於莘西三十里，煙火相望，一日數戰。

晉王愛元行欽驍健，從代州刺史李嗣源求之，嗣源不得已獻之，以為散員都部署，賜姓名曰李紹榮。紹榮嘗力戰深入，劍中其面，未解，高行周救之得免。王復欲求行周，重於發言，密使人以官祿啖之。行周辭曰：「代州養壯士，亦為大王耳，行周事代州，亦猶事大王也。代州脫行周兄弟於死，行周不忍負之。」乃止。

絳州刺史尹皓攻晉之隰州，八月，又攻慈州，皆不克。王檀與昭義留後賀瑰攻澶州，拔之，執李巖，送東都。帝以楊師厚故將楊延直為澶州刺史，使將兵萬人助劉鄩，且招誘魏人。

晉王遣李存審將兵五千擊貝州。張源德有卒三千，每夕分出剽掠，州民苦之，請塹其城以安耕耘。存審乃發八縣丁夫塹而圍之。

劉鄩在莘久，饋運不給，晉人數抵其寨下挑戰，鄩不出。晉人乃攻絕其甬道，以千餘斧斬寨木，梁人驚憂而出，因俘獲而還。帝以詔書讓鄩老師費糧，失亡多，不速戰。鄩奏稱：「臣比欲以奇兵搗其腹心，還取鎮、定，期以旬時再清河朔。無何天未厭亂，淫雨積旬，糧竭士病。又欲據臨清斷其饋餉，而周楊五奄至，馳突如神。臣今退保莘縣，享士訓兵以俟進取。觀其兵數甚多，便習騎射，誠為勍敵，未易輕也。苟有隙可乘，臣豈敢偷安養寇！」帝復問鄩決勝之策，鄩曰：「臣今無策，惟願人給十斛糧，賊可破矣。」帝怒，責鄩曰：「將軍蓄米，欲破賊邪，欲療饑邪？」乃遣中使往督戰。鄩集諸將問曰：「主上深居禁中，不知軍旅，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。夫兵在臨機制變，不可預度。今敵尚強，與戰必不利，奈何？」諸將皆曰：勝負須一決，曠日何待！」鄩默然，不悅。退

謂所親曰：「主暗臣諛，將驕卒惰，吾未知死所矣！」他日，復集諸將於軍門，人置河水一器於前，令飲之，眾莫之測。鄠諭之曰：「一器猶難，滔滔之河，可勝盡乎！」眾失色。後數日，鄠將萬餘人薄鎮、定營，鎮、定人驚擾。晉李存審以騎兵二千橫擊之，李建及以銀槍千人助之，鄠大敗，奔還。晉人逐之，及寨下，俘斬千計。

劉巖逆婦於楚，楚王殷遣永順節度使存送之。

乙未，蜀主以兼中書令王宗綰為北路行營都制置使，兼中書令王宗播為招討使，攻秦州；兼中書令王宗瑤為東北面招討使，同平章事王宗翰為副使，攻鳳州。

庚戌，吳以鎮海節度使徐溫為管內水陸馬步諸軍都指揮使、兩浙都招討使、守侍中、齊國公，鎮潤州，以升、潤、常、宣、歙、池六州為巡屬，軍國庶務參決如故；留徐知訓居廣陵秉政。

初，帝為均王，娶河陽節度使張歸霸女為妃，即位，欲立為後。後以帝未南郊，固辭。九月，壬午，妃疾甚，冊為德妃，是夕，卒。

康王友敬，目重瞳子，自謂當為天子，遂謀作亂。冬，十月，辛亥夜，德妃將出葬，友敬使腹心數人匿於寢殿。帝覺之，跣足逾垣而出，召宿衛兵索殿中，得而手刃之。壬子，捕友敬，誅之。帝由是疏忌宗室，專任趙巖及德妃兄弟漢鼎、漢傑、從兄弟漢倫、漢融，鹹居近職，參預謀議，每出兵必使之監護。巖等依勢弄權，賣官鬻獄，離間舊將相，敬翔、李振雖為執政，所言多不用。振每稱疾不預事，以避趙、張之族，政事日紊，以至於亡。劉鄠遣卒詐降於晉，謀賂膳夫以毒晉王。事洩，晉王殺之，並其黨五人。

十一月，己未夜，蜀宮火。自得成都以來，寶貨貯於百尺樓，悉為煨燼。諸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宗侃等帥衛兵欲入救火，蜀主閉門不內。庚申旦，火猶未熄，蜀主出義興門見群臣，命有司聚太廟神主，分巡都城，言畢，復入宮閉門。將相皆獻帷幕飲食。

壬戌，蜀大赦。

乙丑，改元

己巳，蜀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嶺，克固鎮，與秦州將郭守謙戰於泥陽川。蜀兵敗，退保鹿

台山。辛未，王宗綰等敗秦州兵於金沙谷，擒其將李彥巢等，乘勝趣秦州。興州刺史王宗鐸克階州，降其刺史李彥安。甲戌，王宗綰克成州，擒其刺史李彥德。蜀軍至上染坊，秦州節度使李繼崇遣其子彥秀奉牌印迎降。宗絳入秦州，表排陳使王宗儔為留後。劉知俊攻霍彥威於邠州，半歲不克，聞秦州降蜀，知俊妻子皆遷成都。知俊解圍還鳳翔，終懼及禍，夜帥親兵七十人，斬關而出，庚辰，奔於蜀軍。王宗綰自河池、兩當進兵，會王宗瑤攻鳳州，癸未，克之。

岐義勝節度使、同平章事李彥韜知岐王衰弱，十二月，舉耀、鼎二州來降。彥韜即溫韜也。乙未，詔改耀州為崇州，鼎州為裕州，義勝軍為靜勝軍，復彥韜姓溫氏，名昭圖，官任如故。

丁未，蜀大赦；改明年元曰通正。置武興軍於鳳州，割文、興二州隸之，以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為節度使。

是歲，清海、建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巖，以吳越王鏐為國王而己獨為南平王，表求封南越王及加都統，帝不許。巖謂僚屬曰：「今中國紛紛，孰為天子！安能梯航萬里，遠事偽庭乎！」自是貢使遂絕。

均王上貞明二年（丙子，公元九一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宣武節度使、守中書令、廣德靖王全昱卒。帝聞前河南府參軍李愚學行，召為左拾遺，充崇政院直學士。衡王友諒貴重，李振等見，皆拜之愚獨長揖，帝聞而讓之，曰：「衡王於朕，兄也，朕猶拜之，卿長揖，可乎？」對曰：「陛下以家人禮見衡王，拜之宜也。振等陛下家臣。臣於王無素，不敢妄有所屈。」久之，竟以抗直罷為鄧州觀察判官。

蜀主以李繼崇為武泰節度使、兼中書令、隴西王。

二月，辛丑夜，吳宿衛將馬謙、李球劫吳王登樓，發庫兵討徐知訓。知訓將出走，嚴可求曰：「軍城有變，公先棄眾自去，眾將何依！」知訓乃止。眾猶疑懼，可求闔戶而寢，鼾息聞於外，府中稍安。壬寅，謙等陳於天興門外，諸道副都統朱瑾自潤州至，視之，曰：「不足畏也。」返顧外眾，舉手大呼，亂兵皆潰，擒謙、球，斬之。

帝屢趣劉鄩戰，鄩閉壁不出。晉王乃留副總管李存審守營，自勞軍於貝州，聲言歸晉陽。鄩聞之，奏請襲魏州。帝報曰：「今掃境內以屬將軍，社稷存亡，系茲一舉，將軍勉之！」鄩令澶州刺史楊延直引兵萬人會於魏州，延直夜半至城南，城中選壯士五百潛出擊之，延直不為備，潰亂而走。詰旦，鄩自莘縣悉眾至城東，與延直餘眾合，李存審引營中兵踵其後，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戰，晉王亦自貝州至，與嗣源當其前。鄩見之，驚曰：「晉王邪！」引兵稍卻，晉王躡之，至故元城西，與李存審遇。晉王為方陳於西北，存審為方陳於東南，鄩為圓陳於其中間，四面受敵。合戰良久，梁兵大敗，鄩引數十騎突圍走。梁步卒凡七萬，晉兵環而擊之，敗卒登木，木枝為之折，追至河上，殺溺殆盡。鄩收散卒自黎陽渡河，保滑州。

匡國節度使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，帝從之，發河中、陝、同華諸鎮兵合三萬，出陰地關，奄至晉陽城下，晝夜急攻。城中無備，發諸司丁匠及驅市人乘城拒守，城幾陷者數四，張承業大懼。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，往見承業曰：「晉陽根本之地，若失之，則大事去矣。僕雖老病，憂兼家國，請以庫甲見授，為公擊之。」承業即與之。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，夜出北門，擊梁兵於羊馬城內。梁兵大驚，引卻。昭義節度使李嗣昭聞晉陽有寇，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之。君立朝發上黨，夕至晉陽。梁兵扼汾河橋，君立擊破之，逕至城下大呼曰：「昭義侍中大軍至矣。」遂入城。夜，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，梁兵死傷什二三。詰朝，王檀引兵大掠而還。晉王性矜伐，以策非己出，故金全等賞皆不行。

梁兵之在晉陽城下也，大同節度使賀德倫部兵多逃入梁軍，張承業恐其為變，收德倫，斬之。

帝聞劉鄩敗，又聞王檀無功，歎曰：「吾事去矣！」

三月，乙卯朔，晉王攻衛州，壬戌，刺史米昭降之。又攻惠州，刺史靳紹走，擒斬之，復以惠州為磁州。晉王還魏州。

上屢召劉鄩不至，己巳，即以鄩為宣義節度使，使將兵屯黎陽。

夏，四月，晉人拔洺州，以魏州都巡檢使袁建豐為洺州刺史。

劉鄩既敗，河南大恐，鄩復不應召，由是將卒皆搖心。帝遣捉生都指揮使李霸帥所部千

人戍楊劉，癸卯，出宋門，其夕，復自水門入，大噪。縱火剽掠，攻建國門，帝登樓拒戰。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杜晏球以五百騎屯球場，賊以油沃幕，長木揭之，欲焚樓，勢甚危。晏球於門隙窺之，見賊無甲冑，乃出騎擊之，決力死戰，俄而賊潰走。帝見騎兵擊賊，呼曰：「非吾龍驤之士乎，誰為亂首？」晏球曰：「亂者惟李霸一都，餘軍不動。陛下但帥控鶴守宮城，遲明，臣必破之。」既而晏球討亂者，闔營皆族之，以功除單州刺史。

五月，吳越王鏐遣浙西安撫判官皮光業自建、汀、虔、郴、潭、岳、荊南道入貢。光業，日休之子也。

六月，晉人攻邢州，保義節度使閻寶拒守。帝遣捉生都指揮使張溫將兵五百救之，溫以其眾降晉。

秋，七月，甲寅朔，晉王至魏州。

上嘉吳越王鏐貢獻之勤，壬戌，加鏐諸道兵馬元帥。朝議多言鏐之入貢，利於市易，不宜過以名器假之。翰林學士竇夢征執麻以泣，坐貶蓬萊尉。夢征，棣州人也。

甲子，吳潤州牙將周郊作亂，入府，殺大將秦師權等，大將陳祐等討斬之。

八月，丁酉，以太子太保致仕趙光逢為司空兼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丙午，蜀主以王宗綰為東北面都招討，集王宗翰、嘉王宗壽為第一、第二招討，將兵十萬出鳳州；以王宗播為西北面都招討，武信軍節度使劉知俊、天雄節度使王宗儔、匡國軍使唐文裔為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招討，將兵十二萬出秦州，以伐岐。

晉王自將攻邢州，昭德節度使張筠棄相州走。晉人復以相州隸天雄軍，以李嗣源為刺史。晉王遣人告閻寶以相州已拔，又遣張溫帥援兵至城下諭之，寶舉城降。晉王以寶為東南面招討使，領天平節度使、同平章事；以李存審為安國節度使，鎮邢州。

契丹王阿保機帥諸部兵三十萬，號百萬，自麟、勝攻晉蔚州，陷之，虜振武節度使李嗣本。遣使以木書求貨於大同防禦使李存璋，存璋斬其使。契丹進攻雲州，存璋悉力拒之。

九月，晉王還晉陽。王性仁孝，故雖經營河北，而數還晉陽省曹夫人，歲再三焉。

晉人以兵逼滄州，順化節度使戴思遠棄城奔東都。滄州將毛璋據城降晉，晉王命李嗣源將兵鎮撫之，嗣源遣璋詣晉陽。晉王徙李存審為橫海節度使，鎮滄州，以嗣源為安國節度使。嗣源以安重誨為中門使，委以心腹，重誨亦為嗣源盡力。重誨，應州胡人也。

晉王自將兵救雲州，行至代州，契丹聞之，引去，王亦還。以李存璋為大同節度使。晉人圍貝州逾年，張源德聞河北諸州皆為晉有，欲降，謀於其眾。眾以窮而後降，恐不免死，不從。共殺源德，嬰城固守。城中食盡，啖人為糧，乃謂晉將曰：「出降懼死，請擐甲執兵而降，事定而釋之。」晉將許之，其眾三千出降，既釋甲，圍而殺之，盡殪。晉王以毛璋為貝州刺使。於是河北皆入於晉，惟黎陽為梁守。晉王如魏州。

吳光州將王言殺刺史載肇，吳王遣楚州團練使李厚討之。廬州觀察使張崇不俟命，引兵趣光州，言棄城走。以李厚權知光州。崇，慎縣人也。

庚申，蜀新宮成，在舊宮之北。

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琅邪忠毅王王檀，多募群盜，置帳下為親兵。己卯，盜乘檀無備，突入府殺檀。節度副使裴彥帥府兵討誅之，軍府由是獲安。

冬，十月，甲申，蜀王宗綰等出大散關，大破岐兵，俘斬萬計，遂取寶雞。己丑，王宗播等出故關，至隴州。丙寅，保勝節度使兼侍中李繼岌畏岐王猜忌，帥其眾二萬，棄隴州奔於蜀軍。蜀兵進攻隴州，以繼岌為西北面行營第四招討。劉知俊會王宗綰等圍鳳翔，岐兵不出。會大雪，蜀主召軍還。復李繼岌姓名曰桑弘志。弘志，黎陽人也。

丁酉，以禮部侍郎鄭玨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玨，棨之侄孫也。

己亥，蜀大赦。

晉王遣使如吳，會兵以擊梁。十一月，吳以行軍副使徐知訓為淮北行營都招討使，及朱瑾等將兵趣宋、亳與晉相應。即渡淮，移檄州縣，進圍潁州。

十二月，戊申，蜀大赦，改明年元曰天漢，國號大漢。

楚王殷聞晉王平河北，遣使通好。晉王亦遣使報之。

是歲，慶州叛附於岐，岐將李繼陟據之。詔以左龍虎統軍賀瑰為西面行營馬步都指揮使，將兵討之，破岐兵，下寧、衍二州。

河東監軍張承業既貴用事，其侄瓘等五人自同州往依之，晉王以承業故，皆擢用之。承業治家甚嚴，有侄為盜，殺販牛者，承業立斬之，王亟使救之，已不及。王以瓘為麟州刺史，承業謂瓘曰：「汝本車度一民，與劉開道為賊，慣為不法，今若不悛，死無日矣！」由此瓘所至不敢貪暴。

吳越牙內先鋒都指揮使錢傳珝逆婦於閩，自是閩與吳越通好。

閩鑄鉛錢，與銅錢並行。

初，燕人苦劉守光殘虐，軍士多歸於契丹。及守光被圍於幽州，其北邊士民多為契丹所掠，契丹日益強大。契丹王阿保機自稱皇帝，國人謂之天皇王，以妻述律氏為皇后，置百官。至是，改元神冊。述律后勇決多權變，阿保機行兵御眾，述律后常預其謀。阿保機嘗度磧擊党項，留述律后守其帳，黃頭、臭泊二室韋乘虛合兵掠之。述律后知之，勒兵以待其至，奮擊，大破之，由是名震諸夷。述律后有母有姑，皆踞榻受其拜，曰：「吾惟拜天，不拜人也。」晉王方經營河北，欲結契丹為援，常以叔父事阿保機，以叔母事述律后。

劉守光末年衰困，遣參軍韓延徽求援於契丹。契丹主怒其不拜，留之，使牧馬於野。延徽，幽州人，有智略，頗知屬文。述律后言於契丹主曰：「延徽能守節不屈，此今之賢者，奈何辱以牧圉！宜禮而用之。」契丹主召延徽與語，悅之，遂以為謀主，舉動訪焉。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，築城郭，立市裡，以處漢人，使各有配偶，墾藝荒田。由是漢人各安生業，逃亡者益少。契丹威服諸國，延徽有助焉。頃之，延徽逃奔晉陽。晉王欲置之幕府，掌書記王緘疾之。延徽不自安，求東歸省母，過真定，止於鄉人王德明家，德明問所之，延徽曰：「今河北皆為晉有，當復詣契丹耳。」德明曰：「叛而復往，得無取死乎？」延徽曰：「彼自吾來，如喪手目；今往詣之，彼手目復完，安肯害我！」既省母，遂復入契丹。契丹主聞其至，大喜，如自天而下，拊其背曰：「鄔者何往？」延徽曰：「思母，欲告歸，恐不聽，故私歸耳。」契丹主待之益厚。及稱帝，以延徽為

相，累遷至中書令。晉王遣使至契丹，延徽寓書於晉王，敘所以北去之意，且曰：「非不戀英主，非不思故鄉，所以不留，正懼王緘之讒耳。」因以老母為托，且曰：「延徽在此，契丹必不南牧。」故終同光之世，契丹不深入為寇，延徽之力也。

均王上貞明三年（丁丑，公元九一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詔宣武節度使袁象先救潁州，既至，吳軍引還。

二月，甲申，晉王攻黎陽，劉鄩拒之，數日，不克而去。

晉王之弟威塞軍防禦使存矩在新州，驕惰不治，侍婢預政。晉王使募山北部落驍勇者及劉守光亡卒以益南討之軍。又率其民出馬，民或鬻十牛易一戰馬，期會迫促，邊人嗟怨。存矩得五百騎，自部送之，以壽州刺史盧文進為裨將。行者皆憚遠役，存矩復不存恤。甲午，至祁溝關，小校宮彥璋與士卒謀曰：「聞晉王與梁人確鬥，騎兵死傷不少。吾儕捐父母妻子，為人客戰，千里送死，而使長復不矜恤，奈何？」眾曰：「殺使長，擁盧將軍還新州，據城自守，其如我何！」因執兵大噪，趣傳捨，詰朝，存矩寢未起，就殺之，文進不能制，撫膺哭其屍曰：「奴輩既害郎君，使我何面復見晉王！」因為眾所擁，還新州，守將楊全章拒之。又攻武州，雁門以北都知防禦兵馬使李嗣肱擊敗之。周德威亦遣兵追討，文進帥其眾奔契丹。晉王聞存矩不道以致亂，殺侍婢及幕僚數人。

初，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，下有渝水通海。自關東北循海有道，道狹處才數尺，旁皆亂山，高峻不可越。比至進牛口，舊置八防禦軍，募土兵守之。田租皆供軍食，不入於薊，幽州歲致繒纊以供戰士衣。每歲早獲，清野堅壁以待契丹，契丹至，輒閉壁不戰，俟其去，選驍勇據隘邀之，契丹常失利走。土兵皆自為田園，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，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。及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，恃勇不修邊備，遂失渝關之險，契丹每芻牧於營、平之間。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，往往殺之。

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，曰：「攻城，以此油然火焚樓櫓，敵以水沃之，火愈熾。」契丹主大喜，即選騎三萬欲攻幽州，述律后哂之曰：「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！」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：「此樹無皮，可以生乎？」契丹主曰：「不可。」述律后曰：「幽州城亦猶是矣。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，掠其四野，使城中無食，不過數年，城自困矣，何必如此躁動輕舉！萬一不勝，為中國笑，吾部落亦解體矣。」契丹主乃止。三月，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，刺史安金全不能守，棄城走。文進以其部將劉殷為刺史，使守之。

晉王使周德威合河東、鎮、定之兵攻之，旬日不克。契丹主帥眾三十萬救之，德威眾寡不敵，大為契丹所敗，奔歸。

楚王殷遣其弟存攻吳上高，俘獲而還。

契丹乘勝進圍幽州，聲言有眾百萬，氈車毳幕彌溫山澤。盧文進教之攻城，為地道，晝夜四面俱進，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。又為土山以臨城，城中熔銅以灑之，日殺千計，而攻之不止。周德威遣間使詣晉王告急，王方與梁相持河上，欲分兵則兵少，欲勿救恐失之，憂形於色，謀於諸將，獨李嗣源、李存審、閻寶勸王救之。王喜曰：「昔太宗得一李靖猶擒頡利，今吾有猛將三人，復何憂哉！」存審、寶以為虜無輜重，勢不能久，俟其野無所掠，食盡自還，然後踵而擊之。李嗣源曰：「周德威社稷之臣，今幽州朝夕不保，恐變生於中，何暇待虜之衰！臣請身為前鋒以赴之。」王曰：「公言是也。」即日，命治兵。夏，四月，晉王命嗣源將兵先進，軍於涿水，閻寶以鎮、定之兵繼之。

吳升州刺史徐知誥治城市府捨甚盛。五月，徐溫行部至升州，愛其繁富。潤州司馬陳彥謙勸溫徙鎮海軍治所於升州，溫從之，徙知誥為潤州團練使。知誥求宣州，溫不許，知誥不樂。宋齊丘密言於知誥曰：「三郎驕縱，敗在朝夕。潤州去廣陵隔一水耳，此天授也。」知誥悅，即之官。三郎，謂溫長子知訓也。溫以陳彥謙為鎮海節度判官。溫但舉大綱，細務悉委彥謙，江、淮稱治。彥謙，常州人也。

高季昌與孔勍修好，復通貢獻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